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七

漢臣

陶謙

字稚融
趙昱

公孫瓚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恭

淵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好學為諸生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羣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遇之塗見其容貌異之因許妻以女其妻聞之怒曰

陶家兒教戲無度何乃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謙性剛直有大節仕州郡舉茂才除廬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謙耻為之屈非公事不見也磐故留謙宴飲起舞屬謙謙不為之起彊之乃舞

謹案陳志作及舞太平御覽作乃舞與此合

而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

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而罷竟委官去累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拜謙揚武都尉從嵩征羌大破之邊章韓遂為亂參車騎將軍

張溫軍事溫遇謙甚厚而謙內輕溫及軍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謂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一朝以杯酒過失不蒙容貸遠徙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何所歸仰溫乃追還謙或勸謙謝溫遇溫於宮門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謝公邪溫曰恭祖癡病尚爾未除待之如初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之境內晏然董卓以天子都長安謙乃上河南尹朱雋為車騎將軍會兵討卓卓誅而李傕郭汜作亂四方斷

絕謙復率諸豪傑推僞為太師移檄牧伯同討催汜會徵
僞入朝不果乃遣使間行奉貢詔遷徐州牧加安東將軍
封溧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

謙背道任情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琅邪趙昱知

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守

原注後漢列傳註
謝承書曰謙奏昱

茂才遷
為太守

曹宏等讒慝小人也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

由斯漸亂下邳閭宣

謹案志作閭宣後漢書作閭宣劉攽
曰案紀作閭宣仍云閭黨童子之後

此作
閭誤

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寇鈔後遂殺之而并其眾曹

操父嵩避亂琅邪謙別將守陰平

原注後漢列傳註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

沂州承縣西南

士卒利嵩財寶遂共劫殺嵩操與謙有故怨遂

歸咎於謙欲伐之而畏其彊乃遣使說催汜令山東皆
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
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
震蕩城邑丘園懼於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
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他方攜白首於
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

厄困苦亦已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
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并見係虜是以阻兵
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
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
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
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
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
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啓

處雖憲章敕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
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為
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
寇今日兵罷明日難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
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
蔽忠恕不昭抱思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
出芟彊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効微勞以
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於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

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

鋒解甲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敕兵衛送

原注
裴松

之曰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吳書言表令罷兵時朝廷厭山東擁兵嘗遣使譬解令罷兵不從操時雖未秉政表請州郡一時罷兵故詔從之則出於朝廷非出於操也故今取之

操以謙不奉詔征之初平四年操擊謙破彭城傳陽

原注

後漢列傳註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故城在今沂州城縣南謙敗走

死者數萬泗水為之不流謙退保剡操攻之不能克乃

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

原注後漢列傳註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

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凡殺男女
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

數十萬人雞犬無餘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
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
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
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篤命別駕麋竺迎昭

烈領州未至謙卒時年六十三二子商應皆不仕

原注書

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
將軍膺東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
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
森森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

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
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
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呼皇穹嗚
呼哀哉
謹案目錄傳末附竿融趙昱今闕

謹案陶謙傳議闕又目錄此下有公孫瓚傳今
亦闕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父延避吏居玄菟度為

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

原注音域

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

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靈

帝時與東郡謝弼東海陳敦舉有道對策除尚書郎稍

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
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
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
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
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麗西擊烏桓威行
海外初平元年度見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
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爾

原注魏書度語殷儀識
書云孫登當為天子太

守姓公孫字升
濟升即登也

時襄平延里杜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

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恐為所害乃將家屬

入於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原注晉陽秋敏

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膺而遭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數年而卒膺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裴松之曰案本傳云敏將家入海而復與子相失未詳其故

分遼東郡

為遼西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

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
制設壇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鸞路九旒
旒頭羽騎曹操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
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立以永寧鄉
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曹操征三郡烏桓
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封康襄平侯拜左
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曹丕篡
代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

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曹叡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叡因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六年淵遣使南通孫權權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賂遺淵淵遂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於權隨賀還并獻貂馬表權曰臣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擾攘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

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
裴校尉葛都尉到奉被敕誠聖旨彌密重紉累素幽明
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
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
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
家不能采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偽得行其志聽
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誤之言猥興州兵圖害臣郡臣
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

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

原注史記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下齊

七十餘城昭王死子燕惠王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陳平

耿況亦睹時變卒歸於漢

原注漢書項羽以陳平為信武君使擊殷王漢攻下殷平

懼誅仗劍亡渡河降漢漢王拜平為都尉後漢書耿況為朔調連率子弁說況擊斬王郎大將及光武於廣阿光武加況大將軍封興義侯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

世遇是以悽悽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

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威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

幸甚賀等至成山魏將田豫要擊斬之舒綜脫身至吳

曹叡恐遼東吏民為淵所誤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
遼東玄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刼
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
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叉手北
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封爵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
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
號恃江湖險阻王誅未加比年以來復遠遣兵船越渡
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民愚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

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易有無
既不疑拒齋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
有忠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紆
青拖紫以千百數戴纓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
之言龜玉毀積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昔狐突有言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
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
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且又此事較

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
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
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
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為顏且又
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
及至賀死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
至於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
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建立大功福莫

大馬僮恐自嫌已為惡逆染汚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
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孫權復遣張彌許
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加九錫曰故魏使持節
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
大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堙滅雖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
戰念在弭難若涉淵冰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翦除
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

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
達兼包文武觀時覩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
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勲巨績侔於古人雖昔竇融背
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
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
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
太師有鷹揚之功原注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並啓土宇兼受備物
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

之望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
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
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
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
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
曲盖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
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
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

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
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
讓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
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
略官方任賢顯直錯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
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度天刑彰厥有罪是用
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
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百玃矢千君忠勤

有效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於朕心是用錫君拒鬯一
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
爾休淵復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
彌晏等首表獻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
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賊虜迷惑違戾
羣下不從衆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
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
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偽使者張彌許晏

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偽命意有猜疑懼其亂作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

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
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其餘赴水沒溺者二百餘人散
走山谷者悉皆禽馘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
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
錫什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
慙為賊權污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然亦足以摧

猾虜之鋒破矜夸之巧以昭示天下

原注魏略載淵表曰宿舒孫綜前到

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修別屬亡弟權敢姦巧便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

耳之風慙為賊權污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讎隙今乃誦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卿寵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濶委曲君臣上下畢懼竭情而令四使見殺褻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慙耻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膚若天哀其業使至喪隕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來為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船衆後年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實重自臣承攝即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隕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速聞不即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斃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受憎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目卒令明聽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為負忝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當糜碎辱

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捷得自申展
悲於疇昔至此變故餘怖踴躍未敢便寧唯陛下既崇
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本
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被服光榮恩情未報而
以罪釁自招譴怒分當即戮為衆社戒所以越典詭常
偽通於吳誠自念窮迫報効未力而為天威督罰所加
長恐奄忽不得自洗故敢自闕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
知其必來權之求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
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翕赫
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
人滅絕不反此誠暴猾賊之鋒摧矜夸之巧昭示天下
破損其業足以懲之矣臣之懷懷念效於國雖有非常
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闕之愆即拜淵大
愆采其毫毛之善使得國恩保全終始矣獻即拜淵大
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原注魏名臣奏載中領
軍夏侯獻表曰公孫淵

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險阻又怙
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
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滅貊
與淵為仇並為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
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
以禍福奉車都尉驂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
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
馬絹百匹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
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
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
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辨而不俗附依
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部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
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為
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
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鄰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佗
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騏驥將已篤疾不宜

廢扁鵲願
察愚言也

使者至淵設甲兵為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

中賓客出惡言

原注吳書魏遣使者傳容聶夔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語淵曰使者

左駿伯使皆擇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大怖由是

還洛

言狀獻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

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自立為燕王

稱紹漢元年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

呼鮮卑侵擾北方復稱臣於吳上表謝罪求兵北伐權

復許之又令官屬上書自直於獻指斥怨望

原注魏書
淵知此變

非獨出儉遂為備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然猶
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曰大司馬史臣郭昕叅軍臣柳
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讀
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
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
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
逆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駕蹇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
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
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冒犯愬冤郡在
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
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處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連
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
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
民掃地為業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遼土之不
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
則郡早為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

度既薨殂吏民咸慕欣戴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
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
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勲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
帝休明之會合策名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早已事
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也武
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
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
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
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
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
戴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
接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悉往來求成思好淵執節
彌固不為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
明乃卑辭厚幣誘致權使梟戟獻誠以示無二吳雖在
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

存人臣之節絕彊吳之懼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
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
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卒終始得竭股肱
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
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三軍所
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
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修文德而又不至
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恭於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
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
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清覽憎而知善諛巧似直惑亂
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
寤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
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況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
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
制妄肆威害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
都尉龐奮受二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玄菟

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
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乎臣等議以為刺史興
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
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
冠釋紼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
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
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鋤代薪制梃改案為
檣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
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切至
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
士不從教令乃躬身馳騖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
惠匹夫所死況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
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
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
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
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

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
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
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
敵聞聞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
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耻之若無天子臣一郡吉凶
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於家者二世
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圭竇之
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
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
愚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
惟陛下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恃

大怒景初二年遣太尉司

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

原注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
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

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
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

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思結邀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也

淵遣將軍卑衍

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懿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首山淵復遣衍等迎兵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

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

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裏平城東南

原注晉書有長星色

白有芒鬣自裏平城西
南流於東北墜於梁氏

壬午淵衆潰與其子修將數百

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

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

樂浪玄菟悉平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奪恭位謂

淵必叛數表請討淵敵以淵已立因而撫之及淵叛繫

晃淵首到晃與其子相對而哭敵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諫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斂殯於宅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已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議曰瓚始從臾義烈亦燕趙之豪及志盈意侈賊殺州牧大亂幽陵一踣單斃宜哉方中原多故而度屈彊海

外子孫得以跳踉翻覆是以後亡也

贊曰恭祖有識拒操推劉爰引皇緒紹開東周璿挾勁
氣輒害宗子百樓雖多云胡不死度割遼海奕世翻覆
抗魏挑吳終于赤族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一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八

漢臣

張燕 張繡 張魯 閭閻 劉雄 鳴

士燮 子徽 廐 壹子匡 燮弟壹 黼 武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真定眾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眾

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廩陶牛角
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曰必以燕為帥牛角
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悍捷速故軍中號曰飛燕時
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祗根白騎張雷公青牛角劉
石左髡文八平漢大計

謹案後漢書注引九州春秋大計

司隸掾城

謹案後漢書作掾哉注九州春秋作緣成

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

白繞眭固苦蠟之徒並起山谷間其大者二三萬小
者六七萬而燕善得士卒心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

諸山谷賊多附之部衆寢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奉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

廉計吏

原注九州春秋靈帝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漢書陳志皆謂拜

燕為平難中郎將今從之燕復漸寇河內逼近京師詔以太僕朱雋

為河內太守擊却之及董卓遷天子長安天下兵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又令于毒與魏郡兵共

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衆數萬人會鄴中聞紹至皆遁去
紹遂討于毒斬之入太行尋山北行并斬左髭文八劉
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
屯壁遂與燕戰於常山十餘日燕兵傷敗紹軍亦困弊
遂俱退燕收合山谷餘賊衆復盛紹圍公孫瓚於易京
瓚窘逼遣其子續求救於燕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救
之未至瓚已堅守自保不復出曹操遣曹仁擊斬眭固
於射犬燕黨遂衰矣及操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

平北將軍率衆十餘萬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
卒子方嗣方卒子融嗣燕曾孫林與晉趙王倫為亂不
周歲為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

謹案祖厲音置賴縣名見前漢地理志

驃騎將軍濟族

子也邊章韓遂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雋繡
為縣吏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
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繡隨濟以軍功稍
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

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曹操軍消水繡
舉衆降操納濟妻繡恨之操聞而不悅密欲殺繡有所
親胡車兒勇冠其軍操壯之手以金賜之繡疑其圖已

掩襲操操軍敗殺操二子

原注吳書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

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還
繡皆聽之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繡還

保穰劉表資給之操比年攻之不克操拒袁紹於官渡
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繡至操執其手與懽宴為子均
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

軍從破袁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
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
烏桓於柳城未至曹丕因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
面視人耶繡乃自殺諡曰定侯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
誅國除

謹案目錄此下有張魯傳又附閭圃劉雄鳴二
人今止存劉雄鳴一篇

劉雄鳴者藍田人少以采藥射獵為業居覆車山下每

晨夜出行雲霧中識道不迷時人因謂能雲霧催汜之
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表為小將馬超等反不
從超破詣曹操操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
即卿邪乃厚禮之拜為將軍遣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
遂刼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
操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
乃復歸命操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渤海
時又有程銀侯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操降皆復官爵

原注陳志公孫瓚陶謙張楊公孫度張燕張繡張魯共
一傳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
業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
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會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
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社則於彼為愈焉
陶謙以死拒操推位讓昭烈志義盛矣承祚乃以匹夫
憂死譏之
非知之也

議曰燕繡以劇盜魯以妖賊力屈而降不廕遺民有足
嘉者操得漢中不從司馬懿策而遂取蜀操豈昧事幾
者哉越重險而遇昭烈未必得志慮之熟矣其後出斜
谷軍遮要果以敗還嗚呼操能取天下而不能取漢中

殆天所以存漢非人謀所及也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魯國汶陽人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燮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以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惡

之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歷年不遷會卓入關

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變乃

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黼

原注于鄢反

領九真太守

黼弟武領南海太守

謹案南海與通志合陳志作海南誤

變體器寬厚謙

虛下士中國士人避難依之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

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

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

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寶融保河

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
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
兼通尚書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
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
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
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數十百
人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
不足踰也

原注葛洪神仙傳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九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頭搖指之

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
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武先病沒朱

符死後朝廷遣張津為交州刺史

原注吳志津字子雲南陽人為

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蒼
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朝廷聞
張津死賜燹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
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今以燹
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燹遣
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燹不

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
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
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獨懷
異志騭斬之權加燮為左將軍建安末燮遣子廆入質
權以為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
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使遙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
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
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璚瑁犀象之珍奇

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
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年年九
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
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
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
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燮舉吏
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合宗兵
擊徽徽閉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下乃約和親各罷兵

而權詔呂岱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罪岱前至郡明旦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縛徽等出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壹黼匡後出權原其罪及變質子廐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廐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

俸米賜錢四十萬

原注孫盛曰夫秉遠能通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

彰於柯會晉文始霸義顯於代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今聞長世貽範百王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畧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陳志劉繇太史慈士燮共一傳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士燮子弟皆漢室牧守權遭呂岱誘而滅之則士氏忠於漢室而罪在權矣承祚譏之非也

議曰士燮昆季保完南服當戰國折并民不知兵統內寧謐不廢職貢藹然以著述自娛有竇融之義無尉佗

之僭賢矣哉奕者先據邊角而逐利於腹心大亂之際九州之內閏為戰場而遐外暇逸者得以觀時變而待天之定理勢然也變宜有後者也而呂岱徵功喜殺使兄弟同穴而死嗚呼岱何殘忍之甚哉

贊曰赤符孽獬黃妖左道氣竭力窮屈膝於操已方法篋謂人竊斧非取漢室孰為此語嶺海沉雄蜿蜒清淑彥威賢伯載德南服厥後宜昌而并剪祝吳祚能長繼亦傾覆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二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九

漢臣

荀爽 黃琬 楊彪

謹案荀爽傳闕

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也少失父早而辨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

狀聞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

應詔而深竒愛之後瓊為司徒轉太尉

原注後漢書瓊字世英魏郡太

守香之子也公車徵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順帝時累上疏言得失蹇蹇有大臣風遷尚書令元嘉元年拜司空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桓帝以瓊有師傅之恩不阿梁氏乃封邠鄉侯延熹七年薨琬以公孫

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遭

琬候問會江夏土蠻賊事副府

原注後漢書注副本詣公府也

允發書

事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

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

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

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

原注後漢

書注久次久居官次也

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

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

原注乃來反

光祿茂

才於是蕃琬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

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

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韞韞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

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璉俱

禁錮

原注范曄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辨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士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援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提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鄒生忘其

拘儒拂巾衽禍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
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
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
焉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翻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
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
衡機術持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
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籌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
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
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
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
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
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
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灾往車雖折而來軫方
道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
乎嗚呼 肆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肆

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畧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情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材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為右扶風徵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專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

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

都以隆漢

謹案後漢書作下東都誤

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

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

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

原注

新序白公勝殺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名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崔杼弑君

可劫乎子胡不推之

白公勝乃入其劍焉

崔杼弑君

於齊晏嬰不懼其盟

原注左氏傳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

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吾雖不德

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議曰爽以一龍獨出儒學行義昭焉與郭泰陳寔相高若知不可為終于不屈則軼太丘之右矣不能遁卓逆命而自浼焉鬣鬣黃髮泚頽睨目遽登三事公衮之麗

不若柴車之澤也就能圖卓以振國命則亦枉尋直尺
矣議者謂荀公急急自勵濡跡以匡時跡既濡矣時其
可匡哉委身其門而欲圖之仁者不為不知其時僥倖
而出智者不為力不能拒彊勉從之勇者不為達德皆
違爽失正矣此反經合道為權之說所以誤天下後世也
黃琬以識量登朝嶷然鼎輔克壯其猷誅除元惡以死報
國不負漢矣

楊彪弘農華陰人高祖功臣赤泉侯喜之後也太尉震

生秉秉生賜皆以儒學為三公德望重天下彪司空賜之子也曹丕篡代欲以彪為太尉彪辭曰嘗為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為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為榮也不乃止及公卿朝朔旦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馮几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薨

謹案楊彪傳見後漢書其議遷都及為曹操所囚皆傳中大事此皆不載

疑為修大典者所節錄

議曰楊氏世濟忠貞累葉公輔大臣鉅室朝廷倚賴不
韋主幼時屯顛沛流離間關險阻跋涉勤勞可謂共矣
天子已入操手大事已去不能閑居衛國猶以元老自
處一旦幾為操所殺而竟殺其子折辱之餘覩面偷生
視漢三公而受丕偽爵賢大夫也久漢家一死耳
贊曰鉅臣宗儒四楊八荀黃髮兩翁終以失身琬克徇
義不愧于天珪璋無玷死生兩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三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

漢臣

盧植 趙岐 孫賓碩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惟存議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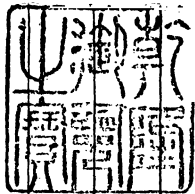
議曰東漢儒者之盛幾于三代而王室賴之安順而下
漢政始紊時則有袁安楊震冲質而下漢遂衰矣時則

有李固杜喬至乎桓靈王室若綴旒然時則有盧植趙岐二子歿而漢室傾矣植挾幽朔之氣高壯質烈力與寇角以衛君存國為己任有真勇矣昭烈以門生奮起豈非義槩所激問學之淵有所自邪宋范曄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忠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未有不允預奪常者當植抽刃白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也岐間關險阻

債抑愈厲及仗節奉使而豪傑弭耳聽命會兵奉迎疾
故之以稽脫事幾豈非天哉區區南邁依國荆楚齎志
以歿亦云忠矣嗚呼植岐皆以大儒之資挺身不撓扶
藉王室鯁拉虎口嬰其兇鋒使盼矐而不敢害且知畏
敬焉嚮令一時風節之士不衄于黨禍弘毅抗矯維持
皇綱皆如二子漢室豈遽亡哉煜書以孟子為要子章
句孟軻述仲尼之意著書七篇孝文時雖置博士而大
義不明至岐于複壁中為註章別為旨甚得祗要學者

至今宗之嗚呼可不謂尚志之士哉

贊曰中郎儒將仗鉞討賊躬蹈白刃扞難扈蹕允矣邵
卿屯聯禍嬰播宣王靈扶危柱傾集義養氣皆為大勇
髣髴孟軻不啻賈董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十四至十九

詳校官編修_臣黃壽齡

編修_臣裴謙覆勘

膳錄監生_臣黃維

膳錄貢生_臣苗序濂

膳錄監生_臣汪椿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四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一

漢臣

徐璆 馬日磾 陳登

太史慈 許劭

徐庶

名亮 字孟建

謹案徐璆傳闕

馬日磾字翁叔扶風茂陵人南郡太守融之族子也少

傳融業以才學徵累遷諫議大夫與楊彪盧植蔡邕等
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拜太尉獻帝即位拜太傅錄尚
書事初平三年詔遣日磾與太僕趙岐持節奉使撫慰
關東俱至袁術許岐守志不撓術憚之岐往河北日磾獨
留數有求於術術輕侮之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
條軍中十餘人促使辟之

謹案陳志袁術傳注作備軍中千餘人使促使辟之誤也

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至促之

謹案志注作而

言促之

謂公府掾可却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又欲逼

為軍師日碑深自愧恨嘔血而斃術始遣其喪還朝廷
議欲加禮少府孔融獨議曰日碑以上公之尊秉旄節
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

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

不撓

原注公羊傳曰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廟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

東其畝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廟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其畝則是土齊也可請戰一戰而不勝請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

揖而去之

宜僚臨白刃而正色

原注左氏傳白公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

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刺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王室大臣豈得以

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碑隨從周旋歷

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

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

原注公羊傳叔孫得臣卒何休

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鄭人討幽公

之亂斲子家之棺

原注左氏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

曰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為其弑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

禮朝廷從之

議曰二帝三王以道為統以心為傳而不以物自秦得

楚卞氏玉

原注韓非子楚人卞和得玉璞楚山中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詐刖其

左足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抱璞哭於楚山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

以血王使人問曰天下刖者多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

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理其璞琢為皇帝璽丞相斯篆其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文秦亡而傳之漢謂之傳國璽以璽之所歸為天命之

所在莫不睚眦奪攘而道統心傳嘗不復知嗚呼甚哉

後世之惑也董卓之亂孫堅得之堅死而入於袁術術
遂自以為有天命且應當塗高之識侈然稱帝而不疑
璽誤之也徐璆脫術之厄復獻之朝當時皆謂漢家神
靈在天護持國璽而復得之祚命未可量也未幾而操
丕父子遂盜鼎命而璽入於魏魏自以為得天統矣而
昭烈嗣漢於蜀則帝王統紀仍在於道與心果不在夫
璽也璆嶽嶽有守志不可奪完節歸漢卒不污賊要其
義緊雖寄以天下可也日碑漢室大臣為術所誅失節

以死視璆為有愧矣

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也伯祖父球歷位九卿甚著

風節父珪沛相

原注後漢書球字伯真靈帝時累遷永樂少府為曹節所譖下獄死子瑀吳郡

太守球兄子珪字漢瑜濟北相

登忠亮高爽深沉有大略慨然

以康濟為己任雅有文學舊典羣籍莫不貫綜年

二十五舉孝廉為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時歲荒

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

溉之利秔稻豐積謙卒登與別駕糜竺率州人迎昭烈

領徐州及呂布攻昭烈據州因從布初登父珪欲遣登
詣曹操自結不許及朝廷使至加布封爵布乃令登奉
章詣許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義輕於去就宜早
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偽
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
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
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
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為卿所

賣爾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登赴廣陵治射陽明審賞罰宣布威信海賊薛州以萬戶歸命未及期年政化大行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操到下邳登率郡兵為先驅時登諸弟在城中布質執以求和登意不回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誅登以功拜伏波將軍甚得

江淮間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辟東陽陳矯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初孫策領會稽太守詔與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

瑀呂布協規討袁術時瑀屯海西行到錢塘陰圖襲策
遣都尉萬演等持印綬授丹陽宣城諸險縣大帥祖郎
焦以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策覺之攻瑀於
海西大破之獲其吏士妻子瑀單騎走冀州歸袁紹登
瑀之從兄子也策西擊黃祖登復遣間使齎印綬誘嚴
白虎等餘黨圖策以報瑀讎策還乘曹袁相拒於官渡
欲襲許迎天子恐登復擾于內故先擊登至丹徒為許
貢客所殺孫權統業

謹案孫權魏志呂布傳注作孫策誤

遣兵圍登于匡

琦旌甲覆水羣下咸以權衆十倍于郡兵懼不能抗可
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既無所獲復不能陸處必自引去
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
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又可逃寇耶
吾當竭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
閉門示弱將士銜聲寂若無人權兵疑畏不敢進登望
之曰可擊矣遂開門突出直指其營縱兵攻之權兵大
敗馘虜萬數權不勝憤復大興師衆來攻登使陳矯求

救于曹操密去城十里夜廣張火若大軍到因多鼓鉦聲譟以攻之權兵驚潰既而矯以救兵至登復設伏攻權權敗走追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權遂退徙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諭令還曰太守在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君何患無令君乎未幾卒年三十九登屢言於操當亟圖孫氏為陳計策操不能用其後權遂跨有江外操每臨江而嘆恨不早用登計曹丕篡代以登子肅為郎中後許汜

與昭烈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昭烈共論天下士汜
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昭烈謂表曰許君論是
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
重天下昭烈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
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又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
卧下牀昭烈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
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

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昭烈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爾造次難得比也

謹案陳登傳議闕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

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
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
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爾
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亡何為俱就刑辟吏言
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
但來視章通與未爾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
以此見譴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
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

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禍乃遜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而圍日逼時昭烈為平原相融欲告急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

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徑入門明晨復出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

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日復出無復起者於是鞭馬直突圍馳去比賊覺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昭烈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刃突重圍萬死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昭烈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即遣精兵三

千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
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
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
暫度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
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耶但使慈偵
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謹案陳志作二騎卒
通志作一與此同遇策於神
亭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
策對策刺慈馬而擎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

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乃與縣俱奔豫章而遁
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
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往涇縣立屯府大為山
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
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
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昔為太守却州章赴孔
文舉詣劉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
人爾射鉤斬祛古人不嫌

原注史記齊人殺無知議立君
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

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
小白帶鉤小白佯死入立使魯殺子糾使管仲為大夫
任以國政左氏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
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及重耳立披請見乃見之
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出教曰龍欲

騰翥先階尺木者也

原注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客

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
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
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
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
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
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
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裴松之曰吳歷云慈
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

會劉

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歆
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
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
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狠理恕不足何者吾先君兵數千
人盡在袁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
求之乎再往纔得千餘人爾其後不遵臣節謹案志作
不達臣節
通志作不
遵與此合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
得不離吾交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牧喪亡恨不

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其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依隨之否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往還也左右皆曰慈未可信慈與華子魚州里必留為籌策或西託黃祖假路北還策曰孤斷之詳矣子義雖氣勇有

膽烈然非縱橫人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
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子義舍我當復誰從餞送
閭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果如期
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
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
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別立郡
須朝廷遣真太守來當迎之爾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
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

輸租布於郡爾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乃有兼并之志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焚圍外萬人莫不稱善曹操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

慈不答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
一建安十一年卒臨終嘆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
升天子之階今志不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
字元復仕吳歷尚書越騎校尉吳郡太守

議曰慈篤於信義以氣相許穿徹勁挺克復其言亦田
疇輩流也終委身孫氏受其驅策以不能為王爪士咄

惜自恨銜憤以死其志可哀已

謹案太史慈輔孫策雖
其事權曰淺實為吳臣

陳志列於吳書是矣此因其臨
沒之言引為漢臣未免偏執

謹案目錄此下有許劭傳今闕止存議

議曰處士盡矣漢已亡矣劭猶硜硜以吻頰為能揭揭
焉為月旦評奔走奪命幸而獲免豈尚德之士哉漢之
盛也公卿恥言人過漢之衰也士以口舌競為人目觀
治體者可以為戒矣

謹案目錄此下有徐庶傳今闕議亦闕又通卷
闕贊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十五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十二

漢臣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司隸校尉豐之後也父珪
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袁術署亮從父玄為
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朝廷更選朱皓代

玄玄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往依之

原注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

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刺史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

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劉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

玄卒亮居

隆中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

原注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城西二

十里號曰隆中梁甫吟曰步出齊東門遙望蕩陰里

中有三墳繫繫正相似借問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

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

此謀相國齊晏子或曰此吟專譏晏子以二桃殺三士

或謂譏曹操之殺孔融輩雖未必然要亦有所為也

按建安十二年昭烈始見孔明十三年曹操殺孔融則

抱膝長吟之意固不在融也蓋傷漢季名士往往失身

于人為閹豎賊臣禁錮骨肉卒之風節委地而漢遂亡

所以高卧
而不起也

身長八尺安貌甚偉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原注

按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

魏畧曰亮在荊州以

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

務于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

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志亮但笑

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邀遊

何必故鄉耶裴松之曰魏畧北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

也若謂兼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

者明凡在賢遠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

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以定

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

委質魏氏展其器能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諷頡而況于

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

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徽繼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鵬騰已翔于遼廓而羅者猶視于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張拭忠武侯傳河南黃承彥謂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時人為之謗曰莫學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謹案傳內引張拭胡寅二書為注與他傳體例稍異疑係修永樂大典者所增然考二書皆在郝書之前或係原本所有亦未可定姑仍之

時天下大

亂豪傑割據方州辟用知名士亮深自晦匿不求聞達昭烈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徽清雅有知人鑒同縣龐德公

隱德不仕有重名徽凡事之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
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
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為卧龍統為鳳雛徽為水鑑
故徽與昭烈語稱之徐庶見昭烈於新野昭烈器之庶
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
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
是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
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

術短淺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
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
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
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
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
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
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將軍豈有意

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
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曩越
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
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
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矣昭烈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

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願諸君

勿復言羽飛乃止

原注魏畧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

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昵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昵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乃投昵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爾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也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彊備由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

亦如之裴松之曰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
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垂青至是良為可怪
蜀志云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
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所亮輒拒塞未與
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
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入於
吾耳可以言否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
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俄而劉表卒表子琮聞
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

曹操來征遣使請降昭烈在樊聞之率衆南行

原注張試忠武

侯傳云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
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左將軍曰攻琮荆
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荆人多歸之衆至十餘
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

數十騎走至夏口

亮從之操追及昭烈昭烈棄輜重奔夏口亮

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

望成敗

原注胡寅斐然集曰權夙仰先主大名又觀亮英偉甚敬重之

亮說權曰海內

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

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

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

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

當何不索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

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
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爾猶
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
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
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
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
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
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

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爾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將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

原注袁子曰張子布薦亮于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

亮吾是以不留裴松之曰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揮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大敗操于

赤壁操引軍遁歸昭烈遂收江南諸郡以亮為軍師中

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原注零陵先賢

傳亮時住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

張魯昭烈留亮與關羽鎮荊州由江州赴成都北討張魯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

縣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

軍府事

原注張弼忠武侯傳云於是並用羣才凡劉璋所當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

能處以

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胡寅斐然集建安

十六年

先主攻益州亮與關羽留鎮荊州土居無何亮

率張飛趙雲等

泝江而上分定州郡會圍成都劉璋還

降宜成馬良

致書於亮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明公

應期贊世

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

於以簡才

宜適其時若乃和元悅遠適德天壤使時閑

於聽世服

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

相奪倫此

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

節

昭烈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亮刑法峻急上

下震恐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

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民未垂惠撫且容主之
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
祖因之所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
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
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
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此之由今吾威之以法法行
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

治之要於斯而著二十四年曹操來爭漢中昭烈拒却之亮以高祖以漢王王漢中出定三秦遂有天下乃率羣下上昭烈為漢中王二十五年獻帝廢降曹丕篡代羣下勸昭烈正位號昭烈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

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

爾昭烈於是即皇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

承天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

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

下君其勗哉

原注張拭忠武侯傳於是置百官立宗廟
祫祭高皇帝以下皆亮實左右之是歲秋

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
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

東行也

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原注蜀記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實長史
榮陽桓熙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議

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于世者竇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裴松之曰亮之興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時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法正諫曰云云與前本文同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已尋冲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剥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客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神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

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歎曰凡為刺客皆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
客則此客必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
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
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
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觀
世期辨冲二事其刺客一節則得之謂法正比昭烈即
位已卒且諸葛亮未領益州為不然時昭烈取益州以
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鎮守成都以為璋父子
威令不行將驕卒情故勵威嚴以興衰激懦救弊之政
也其答正之語得為治之要矣
章武三年昭烈於永安
宣必即位領益州然後為之哉

病篤召亮於成都託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
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當

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

以死

原注蜀志曰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孫盛曰夫仗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

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宴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推服彊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詒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情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爾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武王

昭烈與亮君臣之間灑落誠盡雖成湯之於伊尹之於周公不是過也盛乃謂啟篡逆之塗以曹馬

烈其可哉

昭烈崩亮以喪還成都末帝建興元年封亮

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細咸決於
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
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損矣違覆而得
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
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
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
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啟誨前參軍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

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

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原注張弼忠武侯傳幼宰名和嘗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

傳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尚書鄧芝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誰亮曰即使君也白遣芝往孫權通好如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秦宓為別駕王梁為功曹杜微為主簿譙周為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聾閉戶不出及亮辟置舉而致之既至力求去亮於座與書曰曹丕篡殺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丕方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

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求去微乃留亮更

薦為諫

議大夫

夏惲牯太守朱褒據郡反

原注魏氏春秋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

褒有異志收其主簿臬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欲以安之褒猶不悛遂以郡叛應雍閬裴松之曰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惡斯殆妄矣先是

益州大姓雍閬反殺太守正昂又執太守張裔與吳吳

以閬為永昌太守閬使孟獲誘扇諸夷惲牯太守越雋

太守夷王高定皆叛應閬亮以新遭大喪故未即加兵

原注胡寅斐然集初孫權聞先主在白帝使大夫鄭泉來聘蜀亦遣人相與報答及先主殂殞亮策權有異計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十五

謀欲聘之而未發也於是鄧芝見亮曰上幼弱初在位
宜遣人重申吳好亮答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
始得之耳芝問其人謂誰亮曰即使君也因遣芝修好
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表請面陳吳蜀唇齒之計
權乃絕魏與蜀申盟自後和親遂為與國亮將自南征
長史王連力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而丞相一
國之望也不宜冒險而行亮度諸將才不及務農植穀
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留稽者久之

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華歆王朗陳羣許芝
諸葛璋各以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
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
之執卒就梟夷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

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

有若崇疎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

原注漢書陳崇

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歆孫疎相善疎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

昔世祖創迹舊基奮

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

原注後漢書莽遣大司徒王尋

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到潁川與嚴尤陳茂合圍昆陽數十重光武將數千兵與營部俱進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王邑嚴尤陳茂輕騎遁去莽兵大潰夫據道討淫不

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誦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

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衄其鋒銳遂喪漢中深

知神器不可妄獲旋反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徒喪文藻煩勞翰墨大人君子所不為也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礙者哉于是遣使聘吳因結和親相與損魏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原注蜀志曰詔賜亮金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

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

參軍馬謖送之亮曰雖共謀之歷年

今可更惠良規。諛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爾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執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又且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克捷，由越雋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庾亮力才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闔餘衆，以拒亮。獲素

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陳之間問曰
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
祇如此即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
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
地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即其渠率而用之或
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
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
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

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
定夷漢粗安爾于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
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

夷不復反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原注張弼忠武侯傳
十二月亮還至成都

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
軍旅整理器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容姦人懷自厲強
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罪人其餘力所及官
府次舍橋梁路道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
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
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
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
曹操陪禍竊執天衡殘剥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置

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
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
睿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
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識建位易號丕承
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
定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
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逮永惟所以舍在匡救光
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
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稽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
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
旗未舉而丕復殞沒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
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雒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
壯忘身憂國先帝托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旌鉞
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
冀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
強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于東城宗族

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度憑災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卹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授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小大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授茅土之廣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沉迷不返獎助亂人不弋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惡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馬亮命張裔秦軍蔣琬統留府事辟尹默來敏為軍祭酒霍弋姚俛等皆入幕府並進

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為不然且非謗先帝疵毀衆臣亮奏以為亂政廢為庶民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辯深惟根本至計

四年春亮將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統屬於嚴五年春三月亮遂討魏北駐漢中留長史張裔叅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

原注文選無殊字

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

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

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

原注文選注宮中禁中府中大將軍幕府也

俱

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

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

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原注楚國先賢

傳郭攸之南陽人也以器業知名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

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

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原注文選有也字

將軍向寵性

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

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必能使行陳和穆優劣得所

原注文選有也字

親賢臣遠小人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

原注臣文選作士

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

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

原注文選有也字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

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
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
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

一年矣

原注裴松之曰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暨二

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

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
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

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底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
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
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

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原注文選無之慢以彰其五
字注云蜀志載亮表云若無

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今却無此八字

陛下亦宜自謀

原注文選謀作
課注引王逸楚

辭注曰
課試也

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

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

原注文選
零作泣

不知所言遂

行屯於沔北陽平石馬

原注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

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
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
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
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款
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卷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
地却灑宣帝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
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
懿必謂吾怯將有疆伏備山走矣後還還白如亮所言
宣帝後知深以為恨裴松之難曰陽平在漢中亮初屯
陽平宣帝尚為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
於關中相抗禦爾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
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
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君疑其有伏兵正可
設防持重何至便如是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

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
嘗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
別統豈得如冲言頗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
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
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張
試忠武侯傳亮以轉漕回遠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
運於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為亮言叛人
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
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
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
兵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攻魏與群下謀之丞
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
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
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此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
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
定也亮以為不如從坦道平取為正不用延計揚聲由

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為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
右軍郿亮身率大衆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
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響震羣臣莫知計所出
魏主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初越雋太
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為
亮言攻心為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
實不可大用亮以為不然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
夜及出軍祁山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違亮節
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
遂大為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遺
棄而還亮叱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
收謖下獄戮以謝衆為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
蔣琬後詣漢中問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
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
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
奪將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於箕谷不至重傷貶

雲位號旌賞王平加拜參軍統
五部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

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

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軍據箕谷亮
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人以昭烈既崩
數載寂然無聞畧無備豫卒聞亮出上下震恐天水南安
安定三郡皆應亮關中響震曹叡西鎮長安遣張郃督步
騎五萬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
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而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
谷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蜀人或以此賀亮愀然曰昔

天之下莫非漢人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墜于塗炭一夫有

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愧乎

原注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

圓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愧于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裴松之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于此衆人方知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爾獲之則于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或人之賀亮已拒之世期之難未當也

乃戮馬謖以謝衆

原注胡寅斐然集云下馬謖于獄或說亮曰楚誅子玉二世不競秦赦孟

明遂伯諸侯天下未定不宜戮計謀之士請釋之以圖後效亮曰古人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故揚

于亂行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以失律上疏
若復廢法安用討賊耶遂戮謾以謝衆

請加貶責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
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
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
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為
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而不能破賊乃為賊所破
此不在兵少也在一人爾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

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
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
躋足而待也于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于
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原注
張栻

忠武侯傳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
軍事心存漢室辟為倉掾史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

冬十一月亮聞吳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
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
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

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已惟坐而待
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
毛並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于蜀都
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
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
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
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

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
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
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
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于南陽阨于烏巢
危于祁連偪于黎陽幾敗伯山謹集通志及監本陳志俱
作伯山與此合今志作北
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
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
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

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

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爾然喪趙雲

謹案趙雲

傳卒于建興七年散關之役在六年冬而云喪趙雲與雲傳不合此表陳志正文不載

陽羣馬王

闔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

將無前寶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

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

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

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

虛圖之

謹案今志注作而不及今圖之毛本作及虛與此合通志作兼虛

欲以一州之

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

敗軍于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

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

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

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

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原注裴松之曰此表見漢晉春秋亮

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亮乃引兵復出散關圍陳倉魏曹真拒之糧

欽定四庫全書

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之亮擊斬雙七年亮遣陳戒

謹案陳戒

與通志合蜀志作陳式

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

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走遂平二郡

原注胡寅斐然集云八年使魏延西

入羌中大破郭淮及費瑤于陽谿

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

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

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

功勲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

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

勿辭夏孫權稱帝遣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為
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
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
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
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
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
文卑辭匈奴原注事見北狄匈奴傳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
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謹案今本陳志作非匹夫之為分者比冊府元

龜分作忿毛本此
作也皆與此合

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

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

謹案今本陳志作上進
毛本作上岸與此合

推此

皆似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
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若大軍
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
于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于我我之北伐無
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偕
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權

與震約中分天下冬十二月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
築漢城於沔陽樂城於成固八年秋魏司馬懿由西城
張郃由于午谷曹真由斜谷寇漢中亮次于成固赤坂
以待之召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大雨三十餘日棧
道斷絕魏延破郭淮于陽谿曹叡詔真等還九年春二
月亮復伐魏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
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來歸故
北地石城皆應曹叡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

戴陵郭淮等拒亮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等
于上邽懿令郭淮費曜邀亮亮擊破之因大芟其麥夏
五月辛巳懿自逆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擊之魏兵大
敗獲甲首三千人玄鎧五千角弩三千懿還保營六月
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進至木門亮逆與郃戰
乘高布伏弓弩亂發射死郃初亮在祁山更下者十二
在者八萬魏兵始至番兵適交將佐咸以賊衆彊盛宜
權停下兵張助聲執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

原失信古人所惜

原注左氏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

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更者

謹案

陳志作去者

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

不廢督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

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及戰皆拔及

爭先莫不一當百故破司馬懿殺張郃威聲大振出師

以來未之有也

原注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

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云云救張郃克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裴松之難曰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至長安爾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劔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駐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按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垂刺多矣世期謂無徑行劔閣之理是以更兵番下而亮不失信御衆之道也故衆為盡其死力而亦以為不然非也

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反覆稽誤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

中郎將叅軍事

原注張弼武侯傳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

霖雨糧運不繼平遣叅軍報亮來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倘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頓首謝罪于是亮表平罪惡曰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

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馬平子豐時為亮幕
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
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垂若都護思負一意君推心從
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初平與亮書勸受賜進爵亮
執之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
億討賊未効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其義
乎若減魏新獻帝還故
居與諸子並升可也

十年亮休兵於黃沙勸農講武

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三年而後
用之十二年春二月亮復伐魏悉衆十萬出斜谷遣使
約吳同時大舉至郤軍於渭南據武功五丈原魏司馬

懿拒之

謹案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
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素與葛巾持白

旄扇指揮三軍皆隨其進止
宣王服而歎曰可謂名士

卷十五

亮每患糧餉不繼使己志

不信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
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夏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
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
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曹叡親率諸軍拒權亮
數挑戰懿不敢出相守百餘日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
服懿怒上表請戰曹叡使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
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

固無戰志閉壘以老我爾其表請戰示武于其衆也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支吾

謹案文吾陳
志作制吾

豈千里而

請戰邪亮使至懿軍懿第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
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
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語其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
久乎秋八月亮疾病未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語
國家大計亮皆奏答遂密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
姜維等身沒之後退軍節度其夕有星赤而芒角自東

北流西南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薨時年

五十四

原注魏書亮種盡勢窮憂恚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亮卒于郭氏塢裴

松之曰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歐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為仲達歐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歐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歟也張杲忠武侯傳會秋亮有疾日侵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瑛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禕也初琬為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眾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

碑為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迎謁于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碑右者而亮特命碑同載衆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總政事皆稱賢相云

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

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

敢逼于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

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懿

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

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謹案水經

注曰諸葛亮死遺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壘唯添松茂柏檟蔚川阜莫知墓塋所在

詔策曰

惟君體資文武明勳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
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
將建殊功于季漢忝伊周之巨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
遘疾隕喪朕用喪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命行謚
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
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
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
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

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
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薨如其
所言初長水校尉廖立有罪亮廢為民徙汶山及亮薨
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其用法

公恕服人如此

原注張拭忠武侯傳亮駕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命黃忠為後將軍亮曰忠

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飛親見其功尚可喻旨羽逸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項之策羽為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之始拜命魏延揚儀皆小人之難養者且不相能然延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捐軀不敢辭難及亮沒乃舉兵相圖以死亮長史張裔

嘗稱亮曰公實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
取刑不可以責勢免此賢愚所以貪亡其身也

子瞻

嗣爵弟均官至長水校尉瞻有傳亮初亡蜀人所在求
為立廟朝儀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道陌
上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克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
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
存其像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
德範遐邇勲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
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

以崇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
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
宜因近其墓立廟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祭享凡其故

吏欲奉祠者皆令赴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帝從之

原注

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大烝故後代尊之
以元勲配享尤等曾不是式後主又從之並非禮也

景曜

六年詔為亮立廟沔陽

議案永經注曰定軍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

其秋

鍾會至漢川祭于廟令軍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芻牧
樵採亮襟度奇雅推誠任公不為譎計以規近利深明

治體克勤小物節用務本治實而不治名甄拔才幹核
真課效盡其器使科教嚴明賞罰必信是以吏不容姦
人懷自厲朝會不譁路無醉人風化肅然其治兵統武
一用節制出入如賓行不為寇芻蕘不獵如在國中戎
律整治號令精明是以士卒用命赴死如歸其行軍安
靜而堅重安靜故易動堅重故不可犯是以其止如山
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衆雖數萬
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

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人不疑法嚴而民悅服用民盡其死力而不怨沒之日西土之人甚

于周人之思召伯至于敵國外夷無不歎惜者

原注胡寅斐然

集亮才資文武明睿篤誠英畧絕時而行治純懿直方守正而應變無窮自為幼童已欲興微繼絕撥亂世反之正其規模大策風定于胸中見諸行事皆平時所蘊積者非臨危演思嘗試其說而行也故翼戴先主于傾覆顛沛之間從容談笑分割山河興復漢宗與疇昔語先主于南陽其策無不效者及夫受六尺之孤履危急之地事凡庸之主政由已出而不失臣禮身握強兵而中外無間行法峻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

勞死之日百姓追思如喪考妣庶幾我帝王之輔伊呂之儔度越管蕭遠矣亮雖雄姿杰出而從諫如流改過不吝都護李平同受遺詔平後挾詐自營無憂國之事侍中廖立徙長水校尉因怏懷恨疵毀亂羣亮表廢平立為民平徙梓潼郡立徙汶山郡後聞亮卒平發病卒立垂泣歎曰吾終為左社矣或謂亮之致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伯氏奪邑沒齒無怨言而已哉亮佐二主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已來未之有也

自克成都及薨凡二十年無赦有言亮惜赦者亮答曰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

原注漢書匡衡

上疏曰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人未得其務也後漢書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

而已

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

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

何益於治哉其戒子瞻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

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

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怕慢則不能

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其自頌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

作輕重是皆三代儒者正心修身之學秦漢而下所未

有也

原注秉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秉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

諸葛亮因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怒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叛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素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疆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素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素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兵數里不救官兵相

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
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
而不顧此所以能闔也曰亮率數萬之衆其所以興造
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以營壘井竈圍澗藩籬
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
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知其然
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
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
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
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
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
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治
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
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以備
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
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

所謂可也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
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
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
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
名於伊雒丕備既沒後嗣總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
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
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
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
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
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
下十倍之地仗兼併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
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已終其
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
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
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戢者危
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靖百姓而好開闢土地

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歎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遜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疆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遼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藉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城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

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國忠謀審審義亮有巧思損益連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木牛流馬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原注魏氏春秋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

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

勒牛仰雙棘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也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晉書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謂此

常山蛇勢也文武莫能識之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
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鵠形鶴
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西蜀雪消之際湏湧
混漲大木枯槎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山平萬物皆失故
態諸葛亮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如是迨今六七百年東
原錄謂孫紹先言武侯夔州八陣圖用八以石壘漢州
八陣圖用六以沙壘皆近千年不泯用六在用八之後
以其兵少未能足其數也或謂八陣之勢天地風雲飛
龍翔鳥虎翼蛇蟠也 衆八陣蹟荊州圖經云在奉節
縣西南七里又云在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蹟上有孔
明八陣圖聚細石為之各高五丈皆碁布相當中間相
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或為人
散亂及為夏水所沒及水退復依然如故又有二十四
聚作兩層其後每層各十二聚成都圖經云武侯之八
陣凡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
有八當頭陣法也其在碁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

法也興元志興元西縣亦有八陣則八陣凡四矣又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

有條章以訓屬臣子其言教書疏及所制作晉平陽侯相陳壽裒為諸葛氏集上之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第一權制第二南征第三北出第四計算第五訓厲第六綜覈上第七綜覈下第八雜言上第九雜言下第十貴和第十一兵要第十二傳運第十三與孫權書第十四與諸葛瑾書第十五與孟達書第十六廢李平第十七法檢上第十八法檢下第十九科令上第二十科令下

第二十一軍令上第二十二軍令中第二十三軍令下

第二十四凡十萬四千一百二十二字後亡其書

原注陳志

進表曰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已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叔父方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錫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自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親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三萬人以助備

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
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
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
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
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
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
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
括四海退欲跨陵遼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
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敢屢耀
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
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俾攻守異體故雖
連年動衆未有能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
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
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
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
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

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逮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信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答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外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答繇與舜禹共諱周公與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草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諸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議曰舜五臣以還暨商周之伊呂周召皆以道佐主而平天下及齊管氏首霸術而周不復王漢興子房

為宗國擊秦夷項信復讎之義董公言仁義請討賊幾
於湯武之際乃皆假之不久而遽歸一用陰謀譎計雜
而不純漢四百餘年而有諸葛亮有伊尹之志呂望之
畧周公之才出處不苟恢廓正大篤於道義慨然委質
昭烈興復漢室及受遺託益加之共出師討賊忠順勤
勞繼之以死亦聖之任也天假之年冀除兇孽祀漢配
天制禮作樂黜二京之雜霸純於王道可與殷周比隆
孰已定勝而奪去之遽惜哉陳壽謂亮之為相國也撫

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壽見而知之故得其實其謂管蕭之亞匹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孔明伊呂之儔而自比管樂謙抑之辭也彼壽何人敢為訾評若是哉宋朱熹有言亮才

高而時不與志大而資不足功烈未就而道德有餘土地
褊小而規模弘遠三代而下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可謂知亮矣
贊曰命世異人架天高棟龍盤初九泰山不動曾孫有
道日角英采載膽中林翻然而改握乾轉坤興王開
國雷厲風蜚誅讎討賊法立民信政嚴人愛推誠示
公復見三代出師靈關雜耕渭濱定勝罔敵大義益
信隕星告終天不祚漢嗚呼奇才千古興歎

原注蜀志曰晉永興

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
掾掄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鞀而永

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
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
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擊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
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
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
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方抗衡
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
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
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巧一
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顏夫有名無迹孰若
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
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
讓過許由負床涖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
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
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
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

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退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
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
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其影譬
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王隱晉書云李興宓之子
安一名

--	--	--	--	--	--	--	--